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中的城市與自然¹

鄒文律²

摘要：「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創作風格多元，題材豐富，其創作已經積累一定成果，但學術界對他們的關注仍然相當有限。本文關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裡鮮為論者提及的面向——小說裡呈現的「自然連結」。「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大都見證了香港不斷通過移山填海來擴張城市空間，以及市區更新日益頻繁的年月。城市空間持續擴張，自然空間遭受越來越大的壓力。本文聚焦於可洛和韓麗珠，以及陳志華、謝曉虹、李維怡、張婉雯等作家的小说，探析他們如何理解城市空間與自然空間之間的關係。本文首先指出「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如何通過小說呈現城市空間與自然空間的此長彼消，以及城市居民因為長居高度人工化的城市空間而失去自然連結。最後，本文將會探討「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除了對高山海洋等自然環境懷有「地方之愛」，還關心人類以外的物種在城市空間的生存狀況，呈現了高度的「自然連結」。

關鍵詞：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自然連結、城市空間、地方之愛

¹ 收件日期：2020/04/23；修改日期：2020/08/20；接受日期：2020/09/22
本論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RGC）資助的教員發展計劃（FDS）：「城市景貌之想像——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研究」（“Imagination of Cityscape: A Study on Post-1997 Hong Kong Young Writers”）（計畫編號：UGC/FDS25/H01/18）的研究成果之一。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計畫副協調員趙曉彤女士及研究助理葉秋弦小姐提供重要協助，謹此銘謝。

²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語文及通識教育學院副教授

“Nature Relatedness” in Fiction of “Post-1997 Hong Kong Young Writers”³

Chau, Man-lut⁴

Abstract: The creative styles and themes of fiction by “Post-1997 Hong Kong Young Writers” are rich and diversified. A lot of work has been written since 1997, but research on these within academia is limite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notion of “nature relatedness” in the fiction of “Post-1997 Hong Kong Young Writers”. It is an aspect that is rarely discussed in academic research. Most “Post-1997 Hong Kong Young Writers” have witnessed Hong Kong’s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urban spaces through the removal of mountains, reclamation, and urban renewal. When the urban space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natural space is under higher pressur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fiction of Ho Lok, Hon Lai-chu, Chan Chi Wa, Tse Hiu-hung, Lee Wai-yi, and Cheung Yuen-man, to explore how the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natural spaces. This article first points out how “Post-1997 Hong Kong Young Writers” represent the conflict between urban and natural space in their fiction; and that urban residents lose their connection with nature due to their way of

³ Received: April 23, 2020; Sent out for revision: August 20, 2020; Accepted: September 22, 2020

⁴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Languages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living. Finally, it discusses how “Post-1997 Hong Kong Young Writers” present their “topophilia” for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aring about the survival of species other than humans in urban spaces.

Keywords: Post-1997 Hong Kong Young Writers, nature relatedness, urban spaces, topophilia

一、引言

香港自從在 1997 年主權移交以來，韓麗珠（1978-）、可洛（1979-）等「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一直有意識地創作屬於他們的香港故事，⁵ 延續劉以鬯（1918-2018）、西西（1938-）、也斯（1949-2013）等前代作家豐富而多采的城市書寫，敘述他們的城市生活經驗，以及生活在變動不居之城市空間的思考。細讀「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小說，不難發現他們筆下的城市，無論是韓麗珠小說裡那些蒼白而無以名之的城市、可洛從西西「我城」想像生平發而來的「鯨魚之城」和「幻城」，還是陳志華的「○城」，這些文字構築的想像城市，並非全然來自一己的想像，反而處處顯示了作家對香港各種地景的記憶和情感，當中對於香港的念念不忘，展現了他們對香港此城深切的「地方之愛」（topophilia）。⁶

⁵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說法由鄒文律提出，包括陳志華（1970-）、張婉雯（1972-）、李維怡（1975-）、謝曉虹（1977-）、韓麗珠（1978-）、可洛（1979-）等。鄒文律認為這群作家擁有類近的成長經歷和教育背景——他們在香港接受基礎教育，並於在地大學完成本科／碩士學位課程，於 1997 之後出版第一本個人小說集。他們長年在香港生活，童年或青少年時經歷了 1980、1990 年代香港經濟和城市化急速發展的時期，見證了資本如何不斷形塑香港的城市空間，屬於擁有相類城市生活經驗的「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見鄒文律：〈論《i-城志・我城 05》的城市及身體空間書寫——兼論「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情感結構〉，《人文中國學報》，第 25 期（2017 年 12 月），頁 214-216。

⁶ 段義孚在發明「地方之愛」這個概念時指出，「地方之愛」指涉人類對物質環境的情感連結，當這種連結變得強烈時，地方與環境便成為情感事件的載體，化身為符號。Yi F. T.,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93.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長年在香港生活，在他們成長和接受基礎教育的 1970-1980 年代，香港政府正全力發展新界地區，興建新市鎮（例如荃灣、沙田、大埔等）以緩解市區人口擠擁，工商業用地不敷發展的問題。大面積的移山填海在 1970-1980 年的香港殊非罕見，荃灣、沙田、大埔等新市鎮皆需要填海造地始能建成。隨著新市鎮陸續落成，1990 年工業向中國內地轉移，香港逐漸以金融和服務業為經濟支柱，旅遊業發展亦日漸興旺，城市空間持續更新以配合經濟發展的需要。2000 年以後，香港的常住人口和遊客增長迅速，但可供發展的土地卻越見有限。為了滿足各種發展需要，政府除了持續拓展原來的新市鎮，還開始加速市區更新工程，「舊區重建」一詞不時出現在各大新聞媒體。奉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香港，為了配合資本持續積累，城市空間採取雙重方向發展：一方面向外水平擴張，另一方面則進行內部更新重組，垂直發展。「變幻原是永恒」不僅在香港是一句膾炙人口的流行曲歌詞，⁷ 更適合用來形容香港城市景貌的變化。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大都見證了香港不斷通過移山填海來擴張城市空間，以及市區更新日益頻繁的年月。在香港的主流敘事中，城市發展與經濟成長屬正向關係，經濟增長則是民生改善的前提。在山多平地少的香港，城市發展需要把自然空間改造為城市空間，藉此滿足經濟增長的需要，似乎無庸置疑。然而，對於「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當童年時熟悉的自然空間不斷消失，甚至受到，〈郊野公園條例〉規管，佔香港土地總面積 40% 的受保護地區

⁷ 此句歌詞出自黃霑填詞，歌手羅文主唱的粵語流行曲〈家變〉（1977），這首經典粵語流行曲在香港家傳戶曉。「變幻原是永恒」更是香港人常常掛在嘴邊的慣用語。

（包括郊野公園），亦面對越來越大的開發壓力之際，⁸ 他們卻在小說裡發出異於主流敘事的聲音。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創作風格多元，題材豐富，其創作已經積累一定成果。可洛和韓麗珠寫作甚勤，二人至今各自出版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等已達十部或以上；其他作家如陳志華、謝曉虹、李維怡、張婉雯等，亦有出版短篇小說集。綜觀現存對於「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研究，主要以個別作家或特定作品為主，⁹ 鮮見探討「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如何理解城市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本文借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概念，選取這批作家當中探問城市及自然空間關係的小說，¹⁰ 聚焦討論「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

⁸ 時任香港發展局局長的陳茂波，在 2013 年曾提及香港社會應該認真討論發展香港郊野公園的可能性。見《香港政府新聞網》：https://www.news.gov.hk/tc/record/html/2013/09/20130908_112603.shtml（瀏覽日期：2020 年 6 月 13 日）。

⁹ 例如以韓麗珠為研究對象的碩士論文有：鍾夢婷：《韓麗珠「家」的書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碩士論文，2012 年）、溫煒瓚《香港作家韓麗珠小說研究》（臺灣：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2015 年）。以韓麗珠、謝曉虹、李維怡三位女作家為研究對象的碩士論文：陳姿含：《九七後香港城市圖像——以韓麗珠、謝曉虹、李維怡小說為研究對象》（臺灣：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2016 年）；以韓麗珠研究對象的學術期刊論文：梁淑雯：〈無法「把身體放下」：香港女作家韓麗珠小說中的身體書寫〉，《文藝爭鳴》，第 2 期（2018 年 2 月），頁 7-13、林怡伶：〈轉變是希望的開始？——論韓麗珠《風箏家族》身體與空間的變異意涵〉，《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 11 期（2012 年 10 月），頁 199-216；以可洛小說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鄒文律：〈重塑「我城」——從西西《我城》到可洛《鯨魚之城》〉，《東海中文學報》，第 36 期（2018 年 12 月），頁 36-68。

¹⁰ 基於本文的論述焦點，部分「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如唐睿（1979-）的小

如何通過小說反映對香港的「地方之愛」與「自然連結」，藉此豐富文學界對「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的研究。

二、城市空間與自然空間的此長彼消

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小說裡，城市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日趨緊張，特別是城市空間持續擴張，侵吞和改造原來屬於自然的空間，乃是他們筆下的重要主題。根據蘇珊·克萊頓（Susan Clayton）和蘇珊·奧波托（Susan Opatow）的定義，自然（Nature）及自然環境（Natural Environment）是指人為影響極少或不明顯的環境、環境中具有生命的組成分子（例如樹木和動物）、以及無生命的自然環境特徵（例如海岸）；¹¹而本文所謂的自然空間，在香港而言則是指人為影響較少的郊野公園、海洋、離島等地理空間，與人工化的城市空間相對。事實上，香港雖然是一個資本主義發達和高度人工化的全球城市，但香港三面環海，附近有不少杳無人煙的海島，也有四成左右的土地受〈郊野公園條例〉保護，¹²作為市民康樂和自然保育的用途。除了郊野公園遠足徑周邊的區域，郊野公園內尚有不少人跡罕至的地方，人為影響極少。

不過，以持續發展資本主義來達致繁榮穩定的香港，追逐成長

說並未納入本文的討論範圍。

¹¹ Clayton, S., "Environment Identity: A Conceptual and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Identit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nature*,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3), p.6.

¹² 香港社會指標：〈社會領域指標〉，《香港社會指標》網站：https://www.socialindicators.org.hk/chi/indicators/environmental_quality/23.1（瀏覽日期：2019年9月6日）。

的資本透過不斷重構地景來進行積累，移山填海乃城市空間擴張的不二手段。這種資本主義的「空間修復」（spatial fix）推使香港城市空間不斷向外擴張和增加內在密度，¹³ 同時把核心地段改造成能夠追逐更多剩餘價值的商場，以滿足 2003 年港澳個人遊計劃（又稱自由行）啟動以來的遊客消費需要。陳志華在〈○城記〉（2008）把「○城」形容為：「永遠都在建設，到處都是起重機」的城市，¹⁴ 反映香港的城市空間不斷擴張和重構的現實。歷經數十年的城市發展，資本把香港塑造成擁有全球最多摩天大廈（一千三百零九棟）；商場密度世界最高（以每平方英里計）的城市。¹⁵ 城市空間不斷侵吞自然空間，可謂在香港城市發展過程裡屢見不鮮，但當「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熟悉的香港自然空間遭受越來越大的發展壓力，甚至開始逐漸消失的時候；城市空間無止境地侵吞自然空間，自然空間終必徹底消失的憂慮，成為他們在書寫城市經驗時揮之不去的陰霾。

可洛《鯨魚之城》（2009）續寫西西《我城》，¹⁶ 乃可洛版本的「我城」故事。可洛自言《鯨魚之城》的靈感源自 2009 年一則座頭鯨誤闖香港水域的新聞，¹⁷ 而出海觀鯨亦成為《鯨魚之城》的

¹³ David Harvey, "Glob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Geographische Revue*, (Feb.2001), pp.25-28.

¹⁴ 陳志華：〈○城記〉，《失蹤的象》（香港：Kubrick，2008 年），頁 78。

¹⁵ Stefan Al, *Mall City-Hong Kong's Dreamworlds Of Consump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

¹⁶ 關於《鯨魚之城》如何續寫《我城》，以及當中對城市發展的省思，見鄒文律：〈重塑「我城」——從西西《我城》到可洛《鯨魚之城》〉，《東海中文學報》，頁 31-68。

¹⁷ 可洛：《鯨魚之城》（香港：日閱堂出版社，2009 年），頁 1。

重要情節。小說描繪主角阿果等人的城市生活經驗，間接回應了2006年香港政府清拆舊中環天星碼頭等社會事件，展現了可洛以小說與時代對話，以小說為香港造像的決心。小說多次提到「我城」的海洋，明言當前城市與自然空間存在此長彼消的關係：「城裏的商場愈建愈多，海洋便愈變愈小」。¹⁸商場為消費提供平台，乃資本投資營造的城市空間。然而，「我城」的核心地段（橫亙於肥沙嘴和中環的海港，即現實中的維多利亞港）早已高樓林立，那麼興建更多商場的 land 只能夠來自填海。敘述者相信海港早晚會被填平，而城裡的「人們」並非對此一無所知。「人們」說：「城裡的海洋，在不久的將來，便會像喪家狗似的被逐出城去。那時，他們或會在原本是海的地方，建一座超級大商場」。¹⁹屆時，「人們」若然不穿過商場，便無法到達彼岸（那時「岸」大概不再存在）。雖然這樣的前景尚未發生，但得悉海洋即將消失的「人們」並不擔心，因為超級大商場比海景更能有效地提高樓房的價格。小說雖然沒有明言「人們」具體指向哪些人，但《鯨魚之城》描述「我城」不論是老年人還是年輕人，都喜歡逛商場，而政府為了滿足市民的需要，甚至制定了「全城商場化發展藍圖」，打算把「我城」發展成一個前所未見的超巨大商場。²⁰在可洛眼中，「人們」應是指向「我城」裡大部分習慣並順從於資本主義生活方式，關心消費過於保育自然空間的人。

把城市發展成超巨大商場的文學想像，在陳志華〈木偶之家〉（2008）得到共鳴。小說講述木偶羅拉某天突然甦醒後，渴望見識

¹⁸ 可洛：《鯨魚之城》，頁54。

¹⁹ 可洛：《鯨魚之城》，頁48-49。

²⁰ 可洛：《鯨魚之城》，頁52。

商場以外的世界，卻一直無法找到商場的出口。羅拉後來遇見一位居住在商場的少女，少女告訴她整個城市都是相連的商場，根本不存在商場以外的世界。少女覺得「商場氣候宜人，有空調，又不怕風吹雨打」，²¹ 直言在商場出生和老死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根本不必離開。少女的說話解釋了為什麼《鯨魚之城》的「人們」那麼喜歡遊逛商場。在香港這個居住空間狹小，天氣炎熱，潮濕多雨，市區空氣質素不佳的城市，商場構成城市居民課餘／工餘時間的主要去處。在香港，有些長者為了節省電費，更是終日在商場留連，享受免費空調。在設有空調的商場消費和玩樂，對許多城市人來說，相比到郊野承受酷熱天氣和蚊叮蟲咬之苦，來得更具有吸引力。

《鯨魚之城》的海港顯然指向香港的維多利亞港。維多利亞港雖然是香港既全球且本土的身份象徵，卻在歷次的填海工程中縮減了超過一半的面積，使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距離由二千三百米縮減至九百二十米。²² 為了保護維多利亞港，香港在 1997 年通過了《保護海港條例》，基本上不允許在海港內進行新的填海工程，藉此保護這片象徵了香港人身份的寶貴自然空間。然而，政府和保護海港協會還是在 2003-2004 年間就灣仔北和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進行訴訟，前者由保護海港協會勝出，後者則由政府勝出。雖然現實中的維多利亞港受法例保護，但可洛擔憂的是，假如「我城」居民終日留連商場消費，對海洋再無眷戀，那麼法例被廢棄，海港被填埋終至消失，自然空間全面被城市空間侵吞，絕非止於文學想像。

²¹ 陳志華：〈木偶之家〉，《失蹤的象》，頁 118。

²² 谷淑美：〈香港城市保育運動的文化政治——歷史、空間及集體回憶〉，收入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合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91。

海洋全面被填海工程填埋的想像同樣見於韓麗珠的小說。〈渡海〉（2015）講述渡海泳紀錄保持者凡，見證城市裡的海洋陸續被填平，連渡海泳亦在城市成為歷史。²³ 對於自然空間日漸消失的憂懼，亦見於韓麗珠更早之前寫成的《縫身》（2010）。《縫身》講述政府立法規定成年人可以選擇通過配對，二人縫身連合成為連生人。由於連生人在生活上得到各種政策優惠，不少城裡人選擇縫身。政府之所以推出縫身法例，乃是為了創造新需求，為資本持續積累提供條件。隨著連生人出現，各行各業為了滿足連生人與普通人不同的生活需要，紛紛推出新產品或服務，為經濟發展注入動力。城市裡的人曾經因為「地盤挖泥和打樁的聲音，以及製造業發出的各種無法名狀的巨響」而上街示威，然而，「當各式各樣的生產項目逐一暫停，人們才驚覺，尖銳的死寂，原來比紛紛攘攘的聲音更使人無法忍受。」²⁴ 經濟發展造成的環境問題曾經讓城市居民不堪重壓，但勞動者失業和資本停止增長的焦慮，原來才是城市居民真正不能承受之重。不過，城市裡並非人人都只關心經濟增長。當主角「我」因為長期失眠而到醫院檢查身體時，小說出現了一段值得細讀的敘述：

當我按照微繪畫在筆記本上的地圖和簡短指示抵達醫院門外時，才發現那是一幢佇立在山腰的建築物。這裡的高山，跟寬闊的海港一般，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一點一點地消失無蹤，我們並不是沒有發現，移山填海的工程幾乎從沒有間斷地進行，只是有一天，忽然察覺面前延綿不絕的平直的路，才切實地感到那些失去了的東西所遺下的空洞。曾經有人在

²³ 韓麗珠：〈渡海〉，《失去洞穴》（臺灣：印刻文學，2015年），頁6。

²⁴ 韓麗珠：《縫身》（臺灣：聯合文學，2010年），頁11。

報章上發表文章，預言在二十年後，這裡將不會看見任何高聳的山峰、廣闊的海和完整無缺的成人身體，可是對於駭人聽聞的預測，我們早已習以為常，就像讀到某個名字冗長而複雜的國家，剛剛發生了戰亂、地震、風災或大規模屠殺那樣，必定有那麼的一個瞬間，使我們跌進無話的空隙裡，可是不消一會兒，便又翻到另一頁，沉浸在樓盤、食店和招聘廣告之間。這並非出於冷漠，只是對於住在這裡的人來說，未來總是缺乏真實感。²⁵

這段不止一次出現了「我們」的敘述之所以值得留意，在於敘述人稱的突然切換。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為敘述者來講述故事，在整部小說裡相當一致。綜合前後文可以得知，「我」獨自前往醫院進行身體檢查，期間無人陪同。再者，這段敘述與前後文的情節亦無顯著關係，當中對於自然空間不斷消失的片段即使刪除，也不影響故事結構。職是之故，本文認為這是韓麗珠通過「我們」來呈現個人觀點的敘述干預。通過運用「我們」，韓麗珠邀請讀者與作者／主角「我」達成連結，變成「我們」，聆聽韓麗珠娓娓道出她對城市景貌變化的感受。

對於從小在香港長大的韓麗珠而言，移山填海在香港城市空間擴展的過程中，向來「從沒有間斷地進行」，韓麗珠對此「並不是沒有發現」，只是跟其他香港人一樣，早就習以為常。不過，當熟悉的自然空間永久消失，被改造成城市空間的一部分（「延綿不絕的平直的路」），她開始「切實地感到那些失去了的東西所遺下的空洞。」伴隨作家成長的，熟悉的自然空間（高山和海港）不僅只是風景，還是構成生命經驗的重要部分。當這部分永遠消失後，生

²⁵ 韓麗珠：《縫身》，頁 125-126。

命裡不能彌補的缺失便告浮現。

這種對於保護自然空間的醒覺，大概源自 2008 年在香港出現的反高鐵運動。為了連接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國家高鐵網絡，香港政府於 2009 年決定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對鐵路沿線的新界鄉村和自然環境造成重大影響，菜園村更因為高鐵工程需要清拆，引發了一系列村民和保育人士發起的抗爭運動。韓麗珠自言反高鐵運動後，她便想自己可以如何以文字介入社會，闡述自己的觀察和體驗。²⁶ 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來說，香港不再是「借來的空間」，而是他們日復一日生活的家園，記憶的儲藏之地，依戀的對象，存在濃烈的「地方之愛」。這種對物質環境產生的連結（親密情感），無疑是人類自我的擴大。環境心理學家在 1990 年於美國哈佛大學舉行的研討會上得出結論：「如果自我被擴大而包括了自然世界，則傷害自然世界的行為就會被經驗成一種對自我的傷害。」²⁷ 當高山和寬闊的海港伴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成長，當高山和寬闊的海港承載了他們記憶的軌跡，這一切的消失自然會在他們的心靈上留下「空洞」。與韓麗珠年齡相若的香港流行歌手謝安琪（1977-）主唱的〈山林道〉（2016）展現出類近的情感：「當初說／這裡有天／會由樹／變成路／一醒覺／經已殺出／這條路／叢林萬里／別攔著我／舊時熱情又急躁／不看地圖／我只盼／這裡有天／變回樹／撤回路／疏忽了／趕快去補／趁還未老／遺落美好枝葉／換到好前途／皆負數／無調到／所有樹枯

²⁶ 羅樂敏：〈無法被言說的細碎層次——專訪韓麗珠〉，《聯合文學》：<https://www.unitas.me/?p=1057>（瀏覽日期：2020 年 6 月 1 日）。

²⁷ Theodore R., "Where Psyche meets Gaia," *Ecopsychology: restoring the earth, healing the mind*,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Publication, 1995), p.12.

了／才環抱」。如果把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理解為那些跟韓麗珠與謝安琪對香港感受相近的人，「路」被理解為城市空間擴張的象徵，那麼「樹」象徵的便是自然空間。過去數十年來，香港在追求繁榮安定的路上不斷進行各種城市工程，自然空間紛紛被改造為城市空間。然而，當城市化的過程把「我」熟悉的「叢林萬里」悉數轉化為「路」，「我」才猛然醒覺「樹」的重要性，體認到資本持續積累帶來的經濟繁榮並不能補償自然空間消失造成的遺憾，於是盼望「這裡有天／變回樹／撤回路」，渴望舊日的自然空間能夠再次出現。

遺憾的是，懷持濃烈「地方之愛」的人並非多數，大部分城市的居民（「住在這裡的人」）長年沉浸於「樓盤、食店和招聘廣告之間」的資本主義日常生活方式中，即或有一瞬間對於自然空間的消失感到失落（「跌進無話的空隙裡」），但他們終究無暇細究自然空間日漸消失的現實，甚至對於高山和海洋最終因為經濟發展而徹底消失的預言，亦「早已習以為常」。對於大部分只爭朝夕的城市居民而言，自然空間就和「未來」一樣，總是缺乏真實感，難以產生親密的連結。大部分城市居民對自然空間消失缺乏感受實在令人遺憾。對此，可洛提出了饒有深意的觀察。

三、與自然失去連結的城市居民

誠如社會學家羅拔·帕克（Robert Park）所言：「人類在創造城市的時候，也重塑了自己。」²⁸ 如果人類在創造城市的同時重塑

²⁸ Robert E. Park, *On Social Contro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7), p.3.

了自己，那麼當人類的活動空間長期局限於人工化的城市之內，居民將會把自己重塑成什麼模樣？

可洛敏銳地察覺到，當資本成為主導城市規劃的凌駕性力量後，城市居民因為長期習慣在商場等人工營造環境內活動，無論實際還是情感上都與大自然日益疏遠，失去連結。《幻城》（2018）由六篇小說組成，彼此情節既相關亦獨立。當中的〈怕醜草〉講述任職記者的主角施天雅喜愛植物，²⁹但她居住的「幻城」卻是一座擁有一百八十層的超級摩天大樓，密封式的層區以巨型升降機連接。在「幻城」內，沒有天空也沒有海洋，³⁰「幻城」人的活動都集中在辦公大樓、升降機、交通工具和商場裡。³¹施天雅如此描述自己在「幻城」的生活：

跟許多幻城人一樣，與自然隔絕，不知道食物從哪裡來，覺得在自然裡工作或嬉戲都是危險的、應該避免的事。她曾經訪問一些小學生，問他們喜歡在戶外還是室內玩，得到的答案是室內，因為戶外沒有電源插座。現在的孩子都愛拿著手提電話，就像公園裡的一對小兄妹，雖然來到這個種滿植物的地方，但還是不肯放下手上的『精靈寶貝』遊戲。³²

「幻城」人長年生活在鋼筋混凝土與玻璃幕牆組合而成的人工空間，「與自然隔絕」，甚至因為對自然感到陌生而產生恐懼。在「幻城」長大的小朋友即使來到具備一定自然氣息的公園，亦無意把握機會與身邊的植物接觸，寧願留在室外玩電子遊戲，親近遊戲

²⁹ 〈怕醜草〉是《幻城》的其中一篇小說。香港人把「含羞草」稱為「怕醜草」。

³⁰ 可洛：〈想死〉，《幻城》（香港：立夏文創，2018年），頁46。

³¹ 可洛：〈幻城的四季〉，《幻城》，頁254。

³² 可洛：〈怕醜草〉，《幻城》，頁76。

內的虛擬生物。除了對自然空間不感興趣，長期與自然空間區隔的「幻城」人，更把活生生的動植物視為威脅的來源。

〈幻城的四季〉載有四個相連的短篇故事，分為「春、夏、秋、冬」，講述「幻城」升降機工程維修員阿多及其家人在「幻城」的日常生活。在〈幻城的四季：秋〉，阿多的妻子朵朵和女兒小菲參加了一個朗誦比賽，比賽的作品是一首關於蝴蝶的童詩。諷刺的是，居住在「幻城」的小菲從來沒見過活生生的蝴蝶，就連朵朵也只是成為人母之前才見過真正的蝴蝶。³³ 朗誦會舉行之際，司儀問台下的小朋友是否都喜歡蝴蝶，小朋友們異口同聲都說喜歡。³⁴ 後來，當一隻真正的蝴蝶闖入禮堂時，司儀、家長和小朋友無不感到恐懼，「好像頭上的是會放炸彈的戰鬥機。」³⁵ 禮堂裡的人回過神來後，有的提議報警，有的則建議撲殺蝴蝶。最後，朵朵拈起蝴蝶帶往禮堂外放生。³⁶ 小說的結尾寫道：「朵朵心裡希望，牠能找到一朵花，或一棵樹，不要再在城市裡迷失。」³⁷ 為什麼除了朵朵和小菲以外，其他人都對真正的蝴蝶心存恐懼，毫不愛惜？把大自然隔絕於外，終年無雨的「幻城」除了有限的公園，其他地方都不適合植物生長，自然無法為蝴蝶提供生境。故此，當「幻城」人看見真正的蝴蝶時，很容易視對方為陌生的入侵者，而非共生的物種。長年與大自然區隔造成了「幻城人」的「自然連結」（nature relatedness）斷裂。自然連結是指個人對於地球上其他相連結的生命體，表達深層欣賞及理解，即使面對那些對人類來說並不美麗的生物（例如蜘蛛和蛇），

33 可洛：〈幻城的四季〉，《幻城》，頁 269。

34 可洛：〈幻城的四季〉，《幻城》，頁 272。

35 可洛：〈幻城的四季〉，《幻城》，頁 273。

36 可洛：〈幻城的四季〉，《幻城》，頁 274。

37 可洛：〈幻城的四季〉，《幻城》，頁 275。

都能理解它們對自然的重要性。³⁸ 可是，「幻城」是一個只有公園而沒有大自然的城市，綠化地帶極少，「一小時的車程，加上半小時在升降機裡移動，都不見一棵樹、一片草地、一朵花。」³⁹「幻城」人根本不理解自然裡的生物，當然無法欣賞它們，甚至認為它們是入侵者。

〈怕醜草〉還記述了天雅採訪的一則時事——一個小女孩因為在公園被怕醜草（含羞草）弄傷，其母向議員投訴，最終怕醜草被管理當局移植到另一個公園。事實上，這件事並非完全出自可洛的虛構，而是本於曾經在香港發生的一件真實事件——位於新界大欖林道大棠段面積約六十米的野生怕醜草群被漁護署重新移植往他處，原因是漁護署職員收到家長投訴子女遭怕醜草刺傷；怕醜草群最後因為生境不合而幾乎全部死去。⁴⁰ 至於小說裡的怕醜草，天雅在得悉它們死了大半後連忙前往搶救。⁴¹ 最終，她在「幻城」尋尋覓覓，發現只有購物商場的花槽才是最適合安置怕醜草的地方。在無雨的「幻城」，購物商場擁有充足的光線，適中的溫度，更有人專責為花槽內的植物澆水施肥。⁴² 野生的怕醜草最後也要成為家居植物，才能尋得安身之所。

38 Nisbet, E. K., Zelenski, J. M., & Murphy, S. A., "The Nature Relatedness Scale: Linking Individuals' Connection With Nature to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Behavior,"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Sep.2009), p.718.

39 可洛：〈怕醜草〉，《幻城》，頁 79。

40 〈漁護署「玩」死大棠怕醜草〉，《都市日報》P09 版（2016 年 8 月 3 日）。

41 可洛：〈怕醜草〉，《幻城》，頁 84。

42 可洛：〈怕醜草〉，《幻城》，頁 91。

四、「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自然連結」

除了對高山海洋等自然環境懷有「地方之愛」，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小說裡，還能發現他們關心人類以外的物種在城市空間的生存狀況，呈現了高度的「自然連結」。謝曉虹〈猴〉（2014）講述住在大學教職員宿舍的「我」偶遇猴子的故事。敘述者「我」留意到 F 在家裡的牆上掛著一幅巨型綠色裝置，那是一幅樓盤發售時展覽用的屋苑模型：

模型上有一大片綠色的部分，無法說清楚是草地還是山林。

中間才是樓房的模型，寫著好些我不認識的街道的名字。F 說，那大概是內地的樓盤，不過到網上去查過了，仍無法確切知道是甚麼地方。

樓盤製作相當精緻，人的模型正牽著它們的狗在散步，看上去似乎比人更接近人世。可惜，我幾乎都把臉貼到牆上去，仍然沒有能夠看到隱藏在山野裡的猴子。⁴³

正因為「我」和 F 都無法確知樓盤的確實地理位置，樓盤模型便可以指任何一個位處香港或中國大陸的樓盤。然而，重要的地方不在於樓盤的地理位置，而在於模型上「有一大片綠色的部分」，「我」卻「沒有能夠看到隱藏在山野裡的猴子」。猴子屬於山林，山林也屬於猴子；但在屋苑模型裡，即使有象徵草地山林的「綠色」和象徵寵物的「狗」，野生的猴子卻沒有露臉，完全消失於樓盤模型設計者的視野。誠如加里·布瑞奇（Gary Bridge）所言，人們所熟悉的生活空間的物質環境，是由那些在資本主義世界具有較多權

⁴³ 謝曉虹：〈猴〉，《香港文學》，第 351 期（2014 年 3 月），頁 40。

力的人（國際投資者、建築師和規劃師）的空間想像所界定的，⁴⁴在這些掌握規劃權力的人手中，山野裡的猴子並不存在於他們的都市空間想像。綜觀〈猴〉這篇小說，猴子要麼是入侵者（小說裡有一位住在大學教職員宿舍的法國女人常說猴子闖進她的家），要麼便被無視——當「我」向外國朋友提及香港有猴子時，他們便好奇地說：「香港居然有猴子！」⁴⁵香港那些精緻樓盤模型一般的摩天大樓受世人矚目，但寵物以外的物種，卻常常被認為不應／不會存在於城市空間。可是，城市空間擴張對其他野生物種的毀滅性影響確實不容小覷，李維怡「無何有之城」系列之一的〈白鴉〉（2017）開首即描述生活在自然山林的烏鴉，因為城市空間擴張而失去棲息地：⁴⁶

在無何有之城的某一天，一堆怪手衝進一片住滿黑鴉的山林。樹木被推倒，泥土被翻起，山丘被剷平，陰涼的雜草地變成曝曬的旱地。鴉群驚飛，親伴四散，命運各異。有幸尋獲親伴者另覓山林，重建家園，唯山林越來越少，新來者不免遭原居鳥群排斥，只能把巢築至山林內離水源和食物最遠的地方。鴉乃群體生物，未能尋獲社群者孤飛失向，不免憂思困煩，鳴叫不斷。有孤鴉驚惶飛到鄰近不同區域，誤以溝

⁴⁴ Gary, B., "Mapping the Terrain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Power Networks in Everyday Lif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5:5, (Oct.1997), pp.611-626.

⁴⁵ 謝曉虹：〈猴〉，《香港文學》，頁40。

⁴⁶ 「無何有之城」系列的另一些作品為：李維怡：〈門與孩子〉，《明報·副刊》（2017年10月16日）、李維怡：〈軸〉，《香港文學》，第397期（2018年1月），頁58-59、李維怡：〈離〉，《字花》，第74期（2018年8月），頁20-31。

渠為河，飲其水而中毒身亡；有些誤以玻璃為空氣，企圖高速穿越時一頭撞斃，嚇得玻璃牆內的辦公小姐們花容失色，失聲尖叫。⁴⁷

「怪手」指推土機和挖泥機，意味城市向郊野擴張需要移平山林。棲息地被毀，鴉群被迫遷出，「唯山林越來越少」，即使遷往其他山林，鴉群還是要面對巨大的生存壓力。有些黑鴉為了生存闖入城市，結果遭遇各種意外身亡。城市空間不斷侵吞自然空間，人類以外的物種面對越來越大的生存威脅。類似的觀察亦見於張婉雯〈鳥〉（2006）。〈鳥〉通過「我」和鄰居一位綽號「鳥先生」的獨居長者的對話，帶出張婉雯對鳥類在城市空間生活的觀察：

「鳥的生活，比以前苦太多了。」鳥先生撫摸着鳥喙，「果實、蟲和樹已經被滅絕了，天空也被高樓佔據，航道被半途截斷了。玻璃幕牆讓不少鳥兒誤以為前面是通道，活活撞死了。鳥的生活比人的更艱難。」

我想不到任何回應的話。⁴⁸

城市空間因為高樓林立造成的擁擠和空氣污染，固然令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每況愈下，但鳥類的生存條件則更為嚴峻——自然空間的消失造成「果實、蟲和樹」的滅絕。生活在城市空間的鳥，則不時受到高樓玻璃幕牆的誤導，死於其上。小說沒有解釋為什麼「我」無法回應鳥先生那句：「鳥的生活比人的更艱難。」惟本文認為「我」的無言以對反映了像「我」一樣的大多數城市居民，從來沒有意識到人類以外的物種因為城市空間的不斷擴張而面對日益巨大的生存壓力。

⁴⁷ 李維怡：〈白鴉〉，《明報·副刊》（2017年9月3日）。

⁴⁸ 張婉雯：《微塵記》（香港：匯智出版，2017年），頁112。

在張婉雯的另一篇小說〈打死一頭野豬〉（2011），一隻不小心誤闖城市空間的野豬被視為入侵者。對於在現實生活裡連會動會跑的豬都沒見過的敘述者「我」（一名小學生）來說（與可洛筆下的「幻城」人非常相似），牠是比狗還大的「奇怪的生物」。小說如此描述「我」和野豬四目交投的瞬間：

牠忽然轉過來，剛好對着我。我忽然看進牠黑毛底下的細小眼睛。那裏頭有細小的光芒，像是眼淚又像是尖刺，像牠身上濕漉漉的尖硬的毛髮。

「咔嚓」一聲，頭頂的警察舉起槍。⁴⁹

雖然「我」最初覺得野豬是「奇怪的生物」，但當「我」看進野豬的眼睛，與野豬的感受產生共鳴，生命與生命之間達成連結，感受到牠眼裡的哀傷和驚懼（「像是眼淚又像是尖刺」），「我」還是希望阻止野豬被殺（大叫「不要呀！」）。遺憾的是，警察擔心野豬有機會撞傷途人，舉槍把野豬擊斃。⁵⁰對於維護城市空間秩序的警察來說，野豬無疑是入侵者；但對「我」而言，誤闖城市空間的野豬卻是值得理解，能夠連結的對象。張婉雯毋寧是想要在這篇小說裡指出，人惟有與其他物種建立生命的連結，才能克服彼此的隔閡，建立「自然連結」。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書寫香港時，不止於表達對城市空間與自然空間此長彼消的憂慮，還試圖喚起讀者對大自然的關注，以及人類以外物種的理解和欣賞，顯示了強烈的「自然連結」。《鯨魚之城》結尾提到的觀鯨之旅，無疑表達了可洛期望「我城」成為

⁴⁹ 張婉雯：《微塵記》，頁 68。

⁵⁰ 張婉雯：《微塵記》，頁 67-69。

一座人與鯨魚，人與大自然能夠和睦共處的城。⁵¹到了《幻城》，重建「自然連結」的盼望顯得更為強烈。「幻城」憑藉混凝土築起的層區不斷向天空攀升，但它的根本原來立足於一條活生生的巨鯨背脊上：

它（按：幻城）在古國南方的邊陲，但它與大陸分離，建造在一條巨鯨的背脊上。自第一天起，「城市終有一天會下沉」的憂患意識便深深植根在人們心裡，為免被海水淹沒，他們把城市愈建愈高；甚至用巨大堅硬的柱子插進鯨魚體內，趕走居民，把早期層區改建成支柱，支撐著上層的發展。⁵²

縱使「幻城」內部幾乎不存在任何自然空間，但「幻城」和大自然依舊密不可分，因為它正正建築在巨鯨的身體上。「幻城」為了無止境地向天空發展，以大型浮泡確保鯨魚浮在海面，再以支柱穿入鯨身，確保「幻城」能夠屹立不倒。既不能潛入深海，又不能移動的鯨魚無可避免地承受日益加劇的痛苦。鯨魚渴望離開，但又知道一旦離開，「幻城」亦會隨之滅亡，於是鯨魚只能夠成為「幻城巨大、而且血淋淋的地基。」⁵³血淋淋的巨鯨承托無休止地向天空延伸的「幻城」，如此觸目驚心的圖景，一方面反映了可洛對城市空間侵吞自然空間的控訴，另一方面也是嚴肅的提醒——如果城市空間不斷以摧殘自然空間為持續擴張的代價，人類終有一天會徹底毀壞自己的根基，不能倖存。

對於「幻城」的出路，小說指出「出路不在天上，而是在地

51 鄒文律：〈重塑「我城」——從西西《我城》到可洛《鯨魚之城》〉，《東海中文學報》，頁 61。

52 可洛：〈幻城〉，《幻城》，頁 246。

53 可洛：〈守城人〉，《幻城》，頁 228。

下。」⁵⁴ 這條出路在小說裡固然是指離開「幻城」的實際出路——通過位於二十層區的古井爬下去，能夠離開「幻城」的城市空間，直抵鯨魚的所在地；⁵⁵ 在那裡，人能站在鯨魚身上看見無邊無際的藍天和大海。⁵⁶ 不能忽略的是，這條「出路」也指城市未來的發展方向——已經發展到一百八十層的「幻城」，想要持續發展的話，不應該容許資本以大自然為掠奪性積累的對象，盡其所能地向天空延伸，持續把大自然的承受能力推向臨界點；而是應該「向下」求索，重新尋求一種能夠和大自然保持和諧，共生的發展模式。

事實上，包括城市在內的人類文明，不僅不可能脫離大自然而存活，更應該重新留意大自然為人類身體和心靈帶來的種種益處。⁵⁷ 晚近的環境心理學研究發現，人在接觸大自然時能夠帶來許多好處，有助減少不良行為及狀態（例如侵略性、焦慮、抑鬱、疾病），增進正面行為及狀態（例如：情感、健康、認知能力）。⁵⁸ 〈怕醜草〉裡的施天雅只要「凝視一棵樹，久而久之，整個人都會融入那片綠色之中，渾忘生活的煩惱。有時檢起一塊落葉，細看上面的紋路，就能在毫無頭緒的工作裡找到方向。」⁵⁹ 城市居民生活節奏緊張，

⁵⁴ 可洛：〈守城人〉，《幻城》，頁 227。

⁵⁵ 可洛：〈守城人〉，《幻城》，頁 223-225。

⁵⁶ 可洛：〈守城人〉，《幻城》，頁 229。

⁵⁷ Terry Hartig 等研究者指出，許多詩人、作家、哲學家和藝術家都曾表示，大自然（Nature）有益於身體和心靈。Terry Hartig, Marlis Mang, Gary W. Evans, "Restorative Effect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Experience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3.1(Jan.1991), p.3.

⁵⁸ F. Stephan Mayer, Cynthia McPherson Frantz, Emma Bruehlman-Senecal, Kyffin Dolliver, "Why Is Nature Beneficial? : The Role of Connectedness to Natur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1.5(Sep.2009), p.608.

⁵⁹ 可洛：〈怕醜草〉，《幻城》，頁 79。

觀看植物有助緩解壓力。自然空間的消失，只會對城市居民的健康帶來不良影響。韓麗珠《離心帶》（2013）裡的城市，當山坡和樹林行將被城市空間吞噬，用以「建起比樹木更高的大廈」，主角賣氣球的男人開始擔心城市居民的健康：

賣氣球的男人本來打算描繪山上的風景，但漸漸發現，自己在述說一幅不曾出現的景象：「然後，可以讓人們轉換呼吸的節奏，過濾體內的氣的場域將愈來愈少。長期處於空氣備受污染的環境，人們只能挺著衰敗的身體，忍受不適和過敏的症狀一再出現。」他感到自己像個危言聳聽的人，便興味索然地閉上了嘴巴。⁶⁰

自然空間被城市空間侵吞以後，城市居民失去的不僅是山坡上的樹林，還有能夠「轉換呼吸的節奏，過濾體內的氣的場域」。值得留意的是，韓麗珠不時看中醫，⁶¹ 喜歡研究醫師的藥單，對中醫理論有相當認識。⁶² 循此看來，小說提及的「氣」則不單是指「空氣」，更有可能指涉中醫理論的「氣」。中醫理論中的「氣」指向構成人體內生命的基本物質，能夠維持生命的運動。人體內的「氣」如果在升降出入時協調平衡，則為「氣機調暢」，人體處於正常的生理狀態；若然運動時平衡失調，則是「氣機失調」的病理狀態。⁶³ 自然空間消失，人只能長期活在空氣質素欠佳的城市空間中，體內的「氣」運動受阻，又受「癘氣」所侵，⁶⁴ 健康無可避免地遭受損害。

60 韓麗珠：《離心帶》（臺灣：印刻文學，2013 年），頁 129-130。

61 韓麗珠：〈排毒〉，《明報》D05 版（2019 年 7 月 26 日）。

62 韓麗珠：〈煎藥〉，《明報》D05 版（2019 年 7 月 17 日）。

63 王農銀：《中醫基礎理論》（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76-80。

64 癘氣是指具有強烈傳染性和致病性的外感病邪；環境污染易於滋生癘氣，

人類本來就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只是當人類長居與大自然區隔的城市空間，習慣了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便漸漸忘卻人類與大自然互相依存的緊密關係。韓麗珠〈飄馬〉（2012）講述敘述者「我」在飼養的貓死去後，因為「貓在屋內留下過多空缺」，「吸塵機無法清理隱藏在屋子各個角落的貓毛」，結果產生了過敏症狀。「我」向治療師尋求協助。治療師提出再次飼養一頭貓能夠有效治療過敏症狀：「自從這裡過度完美地發展，人們封閉在自己所建立的邏輯裡，與原始的自然距離漸漸遙遠，那肉眼無法辨識的差異，必須仰賴仍然毛茸茸的生物彌補。」⁶⁵ 城市居民之所以需要飼養寵物，在治療師眼中非因孤獨，而是疏遠大自然以後一種必要的彌補。如此看來，貓死後留下「空缺」，並非因為「我」失去了相依的同伴，而是人雖然把自己封閉於大自然以外的城市空間，內心卻仍然存有親近大自然的本能需要——這種需要，只好依靠飼養「毛茸茸的生物」（例如寵物貓）來滿足。

親近大自然的本能性需求在〈假窗〉（2014）有深刻的表達。〈假窗〉描繪了一座高樓林立的城市為了隔絕噪音和廢氣，沒有窗戶的樓房逐漸成為新的建築趨勢。⁶⁶ 主角木負責的工作便是運用油彩替新建成的大廈繪畫假窗，「給那些居所建造可以流放自己的出口」。⁶⁷ 持續增加密度的城市空間讓密封式大廈成為主流的建築設計方向。可是，城市居民並未能夠徹底割斷渴望與大自然連結的本能需求，於是主角木為房子的牆壁繪上擁有大自然色彩的假窗——

引起疫病。詳見王農銀：《中醫基礎理論》，頁 133-134。

⁶⁵ 韓麗珠：〈飄馬〉，《失去洞穴》，頁 118。

⁶⁶ 韓麗珠：〈假窗〉，《失去洞穴》，頁 134。

⁶⁷ 韓麗珠：〈假窗〉，《失去洞穴》，頁 144。

通過牆上的假窗，居民可以看見奇異的海底世界、殺人鯨和海龜。這些大自然景色和生物令住客得到慰撫，讓他們「流下了在日間壓抑太久的眼淚」。⁶⁸

木不單為每個住宅單位繪上假窗，更為那幢被「無望的深灰充滿」，「瘦伶伶的建築物」繪畫外牆。木覺得「大廈那空無一物的外牆，是一片貧瘠的土壤，而那低陷的區域，需要的是一棵能吸收二氧化碳的樹。」在這座過度發展，樹木再也無地可容的城市，人們的內心就像一片貧瘠的土壤，了無生機。於是，木把大廈繪畫成一棵巨大的老榕樹，藉此為當地居民帶來安慰。⁶⁹木洞悉了當地居民內心存在親近大自然的本能性需求，而這種需求卻在全面人工化的城市內遭到壓抑。在木筆下，「那是一棵側彎的樹幹，像居住在那裡的人的脊椎，很可能是由於這一點，喚起了居民深藏在意識底部的認同感」。⁷⁰假樹側彎的樹幹之所以能夠喚起脊椎側彎的城市居民共鳴，原因在於無法連結大自然的城市居民從假樹身上發現了自己的真實處境——生活在跟大自然斷裂的城市空間裡，他們就跟這棵樹幹側彎的假樹那樣被壓抑和扭曲，無法活得健康快樂。當假樹繪畫完成後，小說這樣形容居民的反應：

直至榕樹在大廈的外牆完全長成，經過的居民都不由得停下腳步，注視著這棵大廈樹良久，那是一棵在暴風吹襲下也不會倒塌的樹，也沒有被蟲蛀蝕的危險，而且將會是城市內唯一不會被砍伐的老樹，他們很可能因而在這棵假的樹上得到難以言喻的安慰。日落的時分，許多回巢的鳥兒誤以為假樹

68 韓麗珠：〈假窗〉，《失去洞穴》，頁 143。

69 韓麗珠：〈假窗〉，《失去洞穴》，頁 143-144。

70 韓麗珠：〈假窗〉，《失去洞穴》，頁 143-144。

是家而一頭栽在冰冷的牆壁上；而酷熱的午間，尋找樹蔭躲避陽光的人，就會不由自主地走進大廈瘦薄的陰影裡，微風吹過，他們便以為，那是樹梢帶來的涼意。⁷¹

無論木的畫工多麼精細，老榕樹如何栩栩如生，那終究是一棵假樹，無法吸收二氧化碳，無法改善空氣質素。然而，這棵矗立在高樓之間的假樹，還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居民渴望連結大自然的本能需要，為他們的心靈帶來「難以言喻的安慰。」在這段敘述裡，本文認為韓麗珠無意諷刺那些以假為真的城市居民，她只是想要強調人對大自然的本能性需求如此真切而強大，若然無法親近真正的大自然，至少也希望從虛假的大自然那兒得到心靈的安慰。情形就像那些被毒熱陽光追趕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走進大廈瘦薄的陰影裡」，享受那片「樹梢」帶來的涼意；即使是一種誤認，涼意也是真實可感的。誠如木的朋友白所言：「住在大廈內的人都會感到，就像躺在樹幹的中空部分那樣，身心都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⁷²

可悲的是，資本只關心追逐剩餘價值，從不關心人的心理健康。化身假樹的大廈在許多年後，還是沒能逃過資本積累引發的「建設性摧毀」——大廈被收購，清拆以重建成豪華住宅大樓。城市空間最終成為假樹都無法容身的所在。

⁷¹ 韓麗珠：〈假窗〉，《失去洞穴》，頁 143-144。

⁷² 韓麗珠：〈假窗〉，《失去洞穴》，頁 145。

五、結語

若然在互聯網搜尋香港維多利亞港的照片，這樣的圖景十分常見——照片中間是矗立於香港島或九龍半島連綿的高樓，以及豎立在高樓頂層，代表各大跨國資本的巨型廣告牌。這些在日光映照下閃閃發光的高樓不單令遊客歎為觀止，也是香港市民日常生活的焦點——它們象徵了香港繁華的城市空間和發達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五光十色的城市景觀數十年來為香港贏得不少讚歎和艷羨的目光，但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眼中，那絕不代表香港的全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書寫這座他們長年生活其中的城市時，視線裡總有照片前景那片深不見底的海洋，以及高樓背後，位處後景的綠色山嶺，甚至隱沒在照片裡某個不起眼角落的動植物。段義孚提到，「地方之愛」的重要元素就是懷舊。香港的城市景貌變化得實在太大太快，就連「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都不禁開始懷舊。他們的「地方之愛」包含了那片伴隨他們成長的香港自然空間，既懷念那些已經消失的山海，亦珍惜尚在此時的山海。畢竟，香港的海洋和山嶺對他們而言，不僅是一種物質環境，還是從童年時代起一直陪伴他們成長的珍貴自然空間，是香港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從高度人工化的鬧市走進郊野公園漫步山嶺，或者乘船出海，在香港都不必花費太多交通時間。對於生活在香港的人來說，大自然與他們相距不過是 1 小時車程的距離。正因為香港面積小，對於作家來說才更容易認識和親近，容易與此城此地建

立密切的關係，建立濃烈的「地方之愛」。⁷³

因為愛，所以憂思。「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擔憂的是，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要求經濟持續增長來維持繁榮，不斷增加的人口則需要更多的居住空間，兩者都推動城市空間持續擴張，自然空間逐漸消滅。眼見這些他們傾注了情感的自然空間不斷消失／遭遇開發的沉重壓力，他們只好把焦慮訴諸創作，並通過小說提醒讀者，城市空間無止境擴張帶來的不可逆轉的可怕後果——城市空間的持續擴展，終將令他們熟悉的香港消失，變成一個越來越單一，越來越不宜居的城市。誠然，香港近年的自然保育運動從未停竭，媒體依然關注自然空間正在面對的威脅，政府亦不打算在維多利亞港內填海（轉移至香港中部水域交椅州附近，大規模填海興建人工島），好些城市居民更喜歡在假日前往離島或郊野公園享受大自然美景，呼吸新鮮空氣——今天的香港不是人人都像《鯨魚之城》和《幻城》的居民，又或者〈木偶之家〉的少女那樣與自然完全失去連結。即或如此，後九七香港的城市發展確實像馬國明所言，進入一個全面都市化的社會，人的生活除了工作，便圍繞著消閒和享樂。⁷⁴ 當大部分城市居民進行消閒和享樂的地方日益集中在商場，對自然空間持續面對的壓力，會否越來越缺乏關注？小說不是預言，但作家的焦慮並非毫無道理。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懷著對香港的「地方之愛」，試圖以

⁷³ 段義孚指出，人較容易對一個尺度適當（或者足夠小）的地方培養「地方之愛」。人的情感無法覆蓋一個帝國，因為它的內部充滿異質狀態，難以喚起人的「地方之愛」。見 Yi F. T.,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pp.101-102.

⁷⁴ 馬國明：《全面都市化的社會》（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7年），頁39。

文學重新建立讀者與大自然的「自然連結」，讓讀者重新發現人惟有滿足自己對大自然的本能性需要，才能生活得健康和快樂。至於人類以外的其他物種，牠們不僅不應該在城市空間被視為陌生的入侵者，反而應該受到城市居民的理解和欣賞。畢竟，當城市空間不斷擴張，野生的動植物不可避免會闖入城市空間。城市民居惟有強化「自然連結」，才會願意與動植物尋找共存之道。

最後，本文以為「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此一概念的提出，確實有助喚起文學研究界對於某一世代香港作家的關注。本文循此概念出發，旨在發掘韓麗珠、可洛、謝曉虹、李維怡等處於相近 / 同一世代的作家在小說裡呈現了哪些共同關心的主題，推進相關作家作品的研究。本文所論之小說，從時間跨度看來，皆處於 2008-2019 之間，大抵屬於作家青年時期所作，反映了他們對於一九九七年以後香港城市發展的感受和思考。然而，物換星移，本文論及的好幾位「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亦正在 / 已經步入中生代作家之列。對任何作家 / 作家群冠以時間標籤，終究有其時效性，日後是否能夠繼續以「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來命名本文所論之作家，值得深思。然而，本文所論之作家已經成為當前香港文學的中堅力量，值得研究者持續追蹤和關注。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王農銀：《中醫基礎理論》，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3 年。
2. 可洛：《幻城》，香港：立夏文創，2018 年。
3. 可洛：《鯨魚之城》，香港：日閱堂出版社，2009 年。
4. 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合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 年。
5. 馬國明：《全面都市化的社會》，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7 年。
6. 張婉雯：《微塵記》，香港：匯智出版，2017 年。
7. 陳志華：《失蹤的象》，香港：Kubrick，2008 年。
8. 韓麗珠：《失去洞穴》，臺灣：印刻文學，2015 年。
9. 韓麗珠：《縫身》，臺灣：聯合文學，2010 年。
10. 韓麗珠：《離心帶》，臺灣：印刻文學，2013 年。
11. Robert E. Park, *On Social Contro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7).
12. Stefan Al, *Mall City—Hong Kong's Dreamworlds Of Consump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13. Theodore R., "Where Psyche meets Gaia," *Ecopsychology : restoring the earth, healing the mind*,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Publication, 1995).
14. Yi F. T.,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二、期刊論文

1. 李維怡：〈軸〉，《香港文學》，第 397 期，2018 年 1 月，頁 58-59。
2. 李維怡：〈離〉，《字花》，第 74 期，2018 年 8 月，頁 20-31。
3. 鄒文律：〈重塑「我城」——從西西《我城》到可洛《鯨魚之城》〉，《東海中文學報》，第 36 期，2018 年 12 月，頁 31-68。
4. 鄒文律：〈論《i-城志・我城 05》的城市及身體空間書寫——兼論「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情感結構〉，《人文中國學報》，第 25 期，2017 年 12 月，頁 193-229。
5. 謝曉虹：〈猴〉，《香港文學》，第 351 期，2014 年 3 月，頁 38-40。
6. Clayton. S., “Environment Identity: A Conceptual and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Identit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nature*,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3), pp.45-65.
7. David Harvey, “Glob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Geographische Revue*, (Feb.2001), pp.23-30.
8. F. Stephan Mayer, Cynthia McPherson Frantz, Emma Bruehlman-Senecal, Kyffin Dolliver, “Why Is Nature Beneficial? : The Role of Connectedness to Natur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1.5(Sep.2009), pp.607-643.
9. Gary, B., “Mapping the Terrain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 Power Networks in Everyday Life,” pp.611-626.
10. Nisbet, E. K., Zelenski, J. M., & Murphy, S. A., “The Nature Relatedness Scale: Linking Individuals’ Connection With Nature to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Behavior,”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Sep.2009), pp.715-740.
 11. Terry Hartig, Marlis Mang, Gary W. Evans, “Restorative Effect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Experience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3.1(Jan.1991), pp.3-26.

三、報章

1. 李維怡：〈白鴉〉，《明報・副刊》，2017年9月3日。
2. 李維怡：〈門與孩子〉，《明報・副刊》，2017年10月16日。
3. 都市日報：〈漁護署「玩」死大棠怕醜草〉，《都市日報》P09版，2016年8月3日。
4. 韓麗珠：〈煎藥〉，《明報》D05版，2019年7月17日。
5. 韓麗珠：〈排毒〉，《明報》D05版，2019年7月26日。

四、網絡資料

1. 《香港政府新聞網》：<https://www.news.gov.hk/chi/index.html>
2. 《香港社會指標》：<https://www.socialindicators.org.hk/chi>
3. 羅樂敏：〈無法被言說的細碎層次——專訪韓麗珠〉，《聯合文學》：<https://www.unitas.me/?p=1057>。

